

名家讲坛

# 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，女性天性中的高贵一直存在

迟子建

两性、生死，不难发现，这是作家迟子建一长串小说中逃不过去的关键词。无论是雄浑苍茫的《群山之巅》，叩问生死的《白雪的墓园》，还是悲天悯人的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迟子建以其独有的细腻敏锐捕捉着岁月的吉光片羽。

不过，当有评论声音认为她的作品缺乏“女性意识”时，迟子建直言，她并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，因为任何划分，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，而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。不囿于自己的小天地，视野开阔一点，并不仅仅是面向女作家的忠告。

——编者的话

每个作家走过的路都是个人的经验，我曾说过，文学经验有点像一次性消费的纸巾，可能我的经验不会对别人有用，但是如果我的文学求经路和经历，能给别人哪怕是点滴的启示，我都觉得愉快。

我的家乡是大兴安岭，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，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。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，到11月，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。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？就是讲故事。烧着炉子，喝着很普通的花茶，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，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，切成片儿，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着茶，围炉听老人们讲鬼神故事。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，因为淀粉沉积，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，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。我那时候很小，在外婆家，在大人堆里听各种故事。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，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。

当然了，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，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数成了软柿子。虽然甜，但很寡淡，没有嚼头。我听的这些故事多半是民间神话传说，它们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
**在我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，我看到了春天，也看到了冬天。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生生死死，永不止息**

我是冬天出生的，从我们小山村到城里大概20里路，家长给我个三两块钱去买年画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幸福的日子。你去城里书店的路，沿着雪路走着走着，就得跑起来，因为天实在是太冷了，腊月天的大兴安岭要是只有零下20℃，那就是恩赐了。

这样的生活对我的文学确实是有影响的。很自然地盼春，因为春天太美了。春天一到，风暖了，不用穿厚衣服了，女孩子可以穿薄薄的花衣裳了。可是这样的日子特别短。那里的春天只有半个多月，满山遍野的达子香花，就是映山红，全开了。我曾在新作《群山之巅》里写到采很多达子香花没处栽，就插在闲置的猪食槽子里，这样的细节都是真实的。

春天和夏天，也许因为太美了，一闪即逝。我们几乎不敢种西瓜和西瓜，住往它们还在旺盛的生长期时，天就一天比一天凉了，它们没有熟的机会了。有时9月份就要下雪了，霜来了，然后满山绿叶变成了五颜六色的，五花山绚丽之极，美得醉人。到了这时候，没有成熟的果实，自然就结束了生命。感觉什么都是有灵魂的，我觉得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实，都有一顆心，这么多颗心寂灭了，特别伤感。我很小的时候就爱伤感，骨子有一种天然的忧伤，可能与此相关。没熟的果子死了，冬天突然就来了，大自然是那么多变。而人的命运呢，其实也是如此。

大自然的风霜雨雪，还有一些朋友、邻居命运的变故，包括我个人经历的父亲和爱人的早逝等，都让我觉得生命脆弱，人生苍凉。很多批评家谈到我作品的死亡情调哪里来的，我想就是在自幼生活的这片土地上，我看了生，看了死；看到了春天，也看到了冬天；同时看到了死去的植物，在第二年春天复生。我明白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生生死死，永不止息。

**批评家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“温暖”，我不敢苟同。我一直说，我作品的“暖”，是苍凉当中的温暖**

冬天给予了极北之地人漫长的风雪，也给了我们温暖的渴望，以及不

屈倔强的性格。所以我作品的底色是苍凉的，我笔下的北方人也是隐忍坚强的，就像冬天的河流。黑龙江是中俄界河，每年到了12月、1月的时候，冰会越来越厚。我从小跟着大人去江上捕鱼，用冰钎砸开厚厚的冰以后，能看到江水像生命的春水一样涌流，我们从水里还能捕上鱼来——即使那样的严寒，也没能真正把一条江冻僵，因为春天又会来。

这样的气象就像人生，不管现实多么严酷，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，这就是我作品中的“暖”吧。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，也是一种最朴素的宗教情怀。我也知道恶在人性丛林中像荆棘一样密布，悲凉之雾在人生之河中，从来不曾远离我们。但我就想在这样的地方，在迷雾当中寻一丝丝的亮光，在这无边寒冷当中寻找这丝丝缕缕的暖。实际上我作品的“暖”，也没那么强悍，要恰到好处。在这样一个苍凉背景下，“暖”要水到渠成地呈现，不要一味地去给它一种“暖”，强加所谓“高大上”的东西。

我有一个短篇叫《白雪的墓园》，有人读了，说我写得挺温暖，这小说其实多凄切啊。1986年1月，我父亲去世了，他是在凌晨去世的，那天白天他在医院的抢救室守着，让我妈妈去姐姐家休息了。凌晨时我看父亲不行了，赶紧让姐夫回家叫我妈。我妈一进来看到我父亲停止呼吸了，她就哭；她是很坚强的人，她哭不像一般的人大放悲声，她是忍着的那种哭。她哭着哭着，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睛瞬间有了一颗红豆，红红的，很大的一颗；我就想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妈眼睛就不好了，害怕极了。举行完我父亲的葬礼，葬礼三天后要去圆坟，我们怕她伤心，不让她去。爸爸是腊月去世的，接着就是过年，过年前的风俗还要上坟——《白雪的墓园》写的是真实的情节。我爸爸去世后的那段时日，我妈妈眼睛那颗圆圆的红豆一直在，我们以为它永远就伴随着她了。要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姐弟三人都不好地干活，哄我母亲，怕她伤心难过。挑水、劈柴、蒸干粮等，不想让她提起父亲的话题。腊月二十七，她要跟我们一起去上坟，我们坚决不肯，飞快地跑出家，七拐八绕，把她甩开了。我们回来后，发现她哭了。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，突然发现她失踪了，我们特别害怕她想不开去自杀了，到处找，可哪儿都找不到她。最后她终于回家了，外面在下雪，她落了一身的雪，进来后拍打身上的雪花。那时我父亲的坟还没立碑，一般来说要转年清明才立碑，所以坟前是没有名字的，再说那是当时做白事的几个人给选的一块墓地，所以她并不知道父亲埋在哪里。但是她进来说：“我去看你爸爸去了。”我们立刻问：“你找到了吗？”她说：“我找到了，我一上山，经过一座新坟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得和见到别的坟不一样，我就知道那是你爸。”那一瞬间我们特别难过，然后都看

的眼睛，发现特别漂亮，原来她眼里的红豆没了！她上了坟回来，眼眶这颗一直带着多少天的、早晨时还在的红豆，突然就消失了。所以我写《白雪的墓园》的时候说，我父亲去世的一瞬，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耍赖，不忍离开，他就化作一颗红豆藏在我母亲的眼睛里，直到我母亲亲自把他送过去，他才真正安心呆在了另一世了。

你们现在听这个故事，小说里面的细节，都是真实的，批评家也把这样的小说定义为“温暖”，我不敢苟同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，它是多么残酷，多么忧伤！所以我一直说，我作品的“暖”，是苍凉当中的温暖。

**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，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鲜活的认知，所以从爱的角度、从包容的角度来讲，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**

有批评家在谈我作品时候说，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，但是女性色彩不足，似乎把自己隐藏和保护起来了，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。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批评的，因为好的批评，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，是有力的鞭策。但是对这个批评，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。

十七八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《我的女性观》，其中的一些观点，我至今未变。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，紧密衔接，各有各的光明，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，不可能谁取代谁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是，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，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、最鲜活的认知，所以从爱的角度、从包容的角度来讲，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。

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，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，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，而任何的写作，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。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？你说曹雪芹、蒲松龄、冯梦龙的写作，哪一个不是个人化写作呢？韩少功、张炜、阿来、苏童、格非、毕飞宇，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也正是这些差异，他们才成就了自己。还有，为什么批评家喜欢在“女”字上做文章？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，强调女作家的“女性意识”，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，似乎女性就是被“看”的。所以我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，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。比如说王安忆、铁凝、方方，这些优秀的女作家，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，你能看出来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？

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，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，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，特别个人化的东西，也有精彩之作，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。但如果为迎合潮流，有意为之，那就是看轻

自己，为自己制造了牢笼。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，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，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。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，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。

从自然属性来说，女性有善良、隐忍的性别特征，而且热爱大自然，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。所以女性成为作家——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，但我也承认，女性成为作家，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，女巫多，男巫少。而很多优秀作品，是有“巫气”的。

看到近年来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，越来越物质化，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，我真是失望。当然这里有一些人拜金主义之风，因素，让如此女性形象大行其道。我曾给本科生上课谈到元曲，关汉卿的戏剧，比如《窦娥冤》《救风尘》《望江亭》，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《汉宫秋》，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。她们尽管在生活中受到了爱情或社会关系的压迫，但她们最后的物质，都是遵从内心生活，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庸庸的官吏。再比如《红楼梦》里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，尤三姐、晴雯，甚至黛玉——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，这些女性形象，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，虽然不排除有封建因素，但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，一直存在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刘梅教授，她有两部女性文学研究著作《狂欢的女神》和《彷徨的娜拉》，娜拉就是易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。她在《狂欢的女神》里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，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·卡罗，那么不屈的女性，我去墨西哥时参观过弗里达·卡罗的画室，蓝屋令人印象深刻。刘刘梅教授认为，当代女性的过度物质化会妨碍她们精神上的成长，影响她们的高度。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千万不要囿于自己的小天地，一定要视野开阔一点。

举个例子，我作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面的萨满，明知道教别人一个孩子，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，她不断地教，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孩子，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，这不是女性意识吗？我还写过短篇小说《逝川》，写一个接生婆，孤苦一生守着一口井，如此坚强的一个女性。我还有一个短篇《亲亲土豆》，丈夫得了癌症以后，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，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，她离开那坟的时候，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，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，还回头说了一句“还跟我的脚呀？”当然还有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中的女主人公，这些女性的伤痛，这种自尊，难道不是女性意识吗？

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，狭隘定义女性形象不好。但同时也要强调，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“私小说”，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事的，也有写得很棒的，但它的比例极少。（作者系著名作家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）

创作谈

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(CNNIC)今年新出炉的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显示，截至去年底，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3.33亿，网络文学日更新文字量达1.5亿，国内每年新增网络文学作品近200万种。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正成为影视、动漫改编的母本，以网文为源头的泛娱乐产业驶入快车道，继续高歌猛进，一批网络作家年收入也达到“千万级”。这其中有一个格外耀眼的身影，那就是连续数年位列中国网络作家榜榜首的唐家三少。

出生于1981年的唐家三少拥有自己的文化投资公司，2013年唐家三少任北京作协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。去年底举行的第九次全国作代会上，唐家三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这也是网文作家首次进入中国作协主席团。在业内看来，这无疑释放出积极信号：日益崛起的网络文学备受关注，网文作家进入主流视野。

自1998年蔡智恒的网络小说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爆红算起，中国网络文学走过近20年。看似风光的成绩背后，网文作家需付出怎样的代价？从早期付费点击到衍生版权出售，唐家三少眼里的“超级IP”是什么样的，他又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定位和发展？

——编者的话

五年前，第八届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，我作为唯一一名网络作家代表参会，有幸成为第一位网络作家协会委员。

五年后的第九次作代会上，我看到了近30位网络作家的身影，全委数量也达到了8位，我更有幸能够在本届作代会当选为新一届主席团委员，也是唯一一位80后委员。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我们网络文学的认可以及大力发展的决心。在这种力度的支持下，我们网络文学必将进入大繁荣时期，由创作的高原向高峰方向发展。

在我看来，网络文学是随着新媒体出现而诞生的一种新创作形式，它属于通俗文学。中国的网络文学更是具有独特性，比如碎片化阅读、连载式更新等。网络文学的出现，对整个中国文学是有力补充和庞大的后备力量。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在短短几十年涌现几百万新生作家投身创作。全世界的作家加在一起能有多少呢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说过，网络文学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精品，那也是个国家非常庞大而可观的数字，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量级。

我从2004年2月开始写网络小说，到现在大概写了4000万字，160多本书，连续130个月每天连载。每天问我坚持的动力在哪？那就是我每天只做一件事，要让读者天天都看到我的作品。这也是网络文学最厉害的地方，如果没有网络文学网站平台，我可能压根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。

2006年9月15日我与妻子领结婚证，领完，吃个饭，回家。那时写的是《冰火魔厨》。

2007年5月19日，我们举行了婚礼，婚礼当晚，送走客人，我依旧更新了《生肖守护神》。

2008年我一边带着爱人外出旅行，一边开始在途中创作第8部长篇小说《琴帝》。

女儿出生于2009年4月10日，那时候天气不冷不热，温度适宜。妻子在病房中待产，我坐在她身边不远处，伏一张破写字台上，写着《斗罗大陆》。我的儿子出生于2012年6月，天气炎热，酷暑正浓。妻子在病房中待产，房间里不能开空调，我坐在地身边，还是那个破旧的写字台，流着汗，写着《神印王座》。

30岁生日那天，我病了，高烧40℃，一个人躺在阁楼上，周围没有别人，那一刻我哭了，感到寂寞孤独，甚至觉得自己仿佛随时离开这个世界，高温令我出现了幻觉。但8个小时后，退烧，已是晚上10点，喝杯水，倚靠在被子上，笔记本电脑隔着被子放在大腿上，我嘴里嘟囔写着《天珠变》。

一年多前，我的爱人得了很严重的病，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可能坚持不下去了。我几乎平均每天瘦1斤，连续两周，瘦了约五六十斤。直到她病情相对稳定了，有一天，我想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，就坐在电脑前，手放在键盘上，那一刻，我又重新回到写作状态，投入到故事里，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
直到那时，我再次确认自己是如此热爱写作，能连着写十几年。当我写东西的时候，会有发自内心的愉悦感，喜欢去写，由衷想把自己的故事表达出来。

如今妻子已病愈，我也在自己的

# 网络文学，哪怕只有万分之一，也是非常可观的数字

唐家三少

公众号上免费连载新书《为了你，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》，小说以我和妻子16年的爱情故事为原型创作，横跨十年，颇具北京年代感，书中近70%的剧情与素材都是真实的。

关于我爱情的记录，大多是美好的。两个人相处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。虽然有时显得浮躁，但我觉得还是真挚的感情多。我也希望作品传递给读者爱情的正能量，让大家愿意去相信人与人之间真心诚意。今年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正在拍摄。网络文学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新媒体出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。网络文学的诞生，让很多拥有文学天赋的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尤其是年轻的80后、90后一代，有这么多人对文学产生更深刻持久的热情，并渐渐以此为生。曾有专家问我，网络文学出现对中国文学是好事吗？我说是好事，不仅我作为网络文学家这么说，从中国文学发展角度来说，也是一件大好事。

如果没有网络，没有网络文学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网络文学作家出现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如果没有网络这么一个与读者沟通的平台，可能我不会写作。一旦中国网络文学不断健康发展，未来有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通俗文学。

最初网络文学作家不被认可，各方面的舆论压力甚至让很多网文作家放弃了写作。甚至有人断言，那不就是一群网上写小黄文的吗？而随着网络文学的持续发展，国家加大了对网络文学的支持力度，吸收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者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大家庭。主流文学愈发关注我们，也为网络文学作家正名，打下了网文发展的根基。

目前我们共计几百万人在网络文学平台创作，虽然不排除会有不理想的文字，但其中也有很多好的。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，糟粕肯定会逐渐被淘汰。网络文学一直是吐故纳新的，在自我淘汰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。

我相信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优质的，只有正能量的东西才能长久，不是正能量的东西早晚会被市场淘汰，被规则淘汰。所以，作家不能图一时之快去写一些三观特别不正的东西，那种文字不可能长久，要写对读者有正向激励、有人文情怀的书。

在我看来，“超级IP”是被读者证明过、有广泛群众阅读基础的小说。我和公司团队也在开展内容孵化以及一系列IP运营。我迄今创作了16部长篇小说，其中7部已改编成漫画，未来两年将有5部电视剧、2部电影同时开机。我希望早日把我们中国作家写的中国故事，通过影视动漫广泛传播到国外，将其打造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IP。

（作者系知名网络文学作家）